

美國大選現場：大選前夕，我駕著車，從西到東 穿越費城以外的賓州

從衰落的鋼鐵帶到拉丁城市，每四年一次，他們成為美國的主人。



1970 /

直達端傳媒2024美國大選滾動更新頁面，歡迎收藏，從11月5日美國大選投票日開始，滾動更新大選最新新聞，重要選舉結果，即時分析、點評，以及現場報導。

「T」

賓夕凡尼亞州是個有趣的地方。

1773年波士頓殖民者登船傾茶，敲響了美國革命的第一下鐘聲；1776年，《美國獨立宣言》在賓州費城起草、通過並簽署，美國在此向世界宣告「人人生而平等」，人民有權推翻暴政。本來就已經有原住民居住的這片土地，自始成為白人殖民者的「美國」。

美國的開國神話，大概是世上被傳誦最廣的創世故事之一，而費城無疑是就是這個創世故事的中心。制定對抗英國策略的大陸會議在這裡召開，全美最早的廢奴組織由貴格會在此成立；它是美國革命後的第一個首都，也是美國最古老大學之一，長春藤大學賓大（UPenn）的所在地。在費城市中心的美國革命博物館，遊客可以花5塊錢美金，買到像明星海報一樣一卷卷放在收銀機附近的《獨立宣言》——雖然以價錢推測，有可能不是美國製。不遠處有免費參觀的自由鐘，上面寫著來自《聖經》利未記的美國精神宣言：「在全地居民中宣告自由」。

但自費城開車往西走，州際公路旁的賓州風景更像我熟悉的美國中西部：延展至地平線盡頭的麥田、玉米田、還有鏽帶工業時代的遺痕。這些就是特朗普口中的「美國腹地」，對工作勤懇、對上帝虔敬的美國人的家鄉，被東岸精英們唾棄、遺忘之地。在費城和匹茲堡講科技、醫療、金融業和教育的時候，T關心的是農業、能源（包括賓州的重點議題水力壓裂）、林業和小型製造業。一個賓州，裡面有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今屆大選，有19票選舉人票的賓州，是搖擺州中的大獎。自1992年克林頓贏得賓州起，它就屬於最可靠的中西部藍牆之一；之後的戈爾（2000）、克里（2004）以及奧巴馬（2008及2012）都在賓州勝出。2016年，賓州和威州、密西根州同時投向特朗普；拜登在2020年把賓州重新翻藍。今屆，賓州仍然是最關鍵的戰場，將決定誰贏得白宮。

10月底到11月初，我從密西根州開車前往賓州西北部，由西北部最大城伊利（人口：94831），穿過廣袤的，被稱為「The T」（因為賓州的地圖減去西南部的匹茲堡和東南部費城地帶，就像一個「T」字）或「Pennsylvtucky」（指從賓城中部到肯塔基州的農業區）的賓州腹地——最後抵達紐約。整段路程長約450英里，時長約8小時，跨越阿帕拉契山區和波科諾山。大選前夜，我問生活在「T」的人，他們是誰，他們想要甚麼？

人們平常不會想起「T」。但每四年一次，「T」會用選票，成為美國的主人。



10月27日：伊利，賓州西北部

（人口：94831；2016：特朗普；2020：拜登）

“他們可能覺得我們沒救了吧。”

伊利（Erie）是我看過的，其中一個最「鏽帶」的地方。

在寫維珍尼亞州的《Deer Hunting with Jesus》裡，Bob Bageant這樣形容衰頹的前工業小鎮：「走在這些城鎮的街道上，你會看到被遺棄的工業遺骸……角落的商店門窗封閉，房屋在遺忘的歲月重壓下傾頹。」在伊利，這些遺骸無處不在。只消在市中心走一圈，就會遇到三、四個人來問：不好意思，能不能給我幾塊錢？廉價雜貨Dollar Tree門口有幾個中年人在白天醉酒爭執。而那些曾經有無數工人進進出出的廠房，現在成為了露宿者臨時的家，還有名為過去的鬼魂盤旋的地方。這個城市散發著濃烈的衰敗氣息。無怪伊利Barnes & Noble書店裡賣的關於這個城市的書，只圍繞著三個主題：鬼、船難、兇殺案。

伊利有幾條鐵軌，從美國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（Lake Erie）湖邊延伸，往西一直到俄亥俄大城克里夫蘭，往東一直到賓州最大城市費城。在二戰後，伊利最繁華的年代，這個城市沿水陸兩路往外出口鋼材、機械部件、還有各種貨船。到了1970年代，美國整體去工業化，伊利開始流失製造業工作。其後克林頓在1994年簽署的NAFTA，成為了伊利重工業棺材上的最後一顆鋼釘。



我在伊利遇上了Mike。那天我在離市中心6分鐘車程的一個街區，參加了一次伊利郡民主黨的拜票活動。這區就在鐵軌旁，以前是製造業工人聚居的地方，現在很多房屋已經空置，窗口沒了玻璃，用黑色膠袋或木板封住，許多房子前面的走道長滿到腰間的雜草。我走過Mike家門前的時候，他正坐在門口階梯上抽煙。

Mike看起來很老，頸邊紋了個聖母像，留著微微花白的落腮鬚。他一輩子都在伊利，現在在主幹道東12街的倉庫，給一家配送公司做裝貨。「其他的工作沒了之後，我就做這個，還算穩定，但自然比不上以前。」「其他的工作」指現在消失不見的製造業。十多年前，他在市中心一家做精密加工的工廠工作。「以前這一帶還有工業的時候，訂單都是一訂幾年的大單，根本不愁現金流。後來就算有訂單，都是一次性、小批量的，久了自然就做不下去。」

「現在工作不見了。而且，這裡出現很多問題，」他抬了抬頭，示意我看對街一個推著三輪車，看起來很迷惘的白人女人，「例如毒品。」他看看我：「你看得出來她嗑藥了嗎？」

伊利和許多經歷城市衰退的鐵鏽帶一樣，是美國鴉片類藥物危機的重災區。在伊利市中心，大概十多個街區（block）之間，就有五、六家戒毒所。

我在昏暗暮色中觀察那個女人。她在看每一戶的門牌，似乎在找路。但她的神態和姿勢有種讓人不忍目睹的衰頹感。我一時語塞。



「你看她走路的樣子，很慢，有點顛三倒四。有時也可以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出來，這些上了癮的人，眼神完全沒有焦點。還有這種神情，這種……疲憊，好像生活耗盡了她所有的精力那樣。」Mike的語氣像個判斷癮君子的專家。「我也不喜歡注意這種事情，但是當你看到它發生在你認識的人身上時，它就變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了。不想看也得看。」

「天黑之後，你到處走走，就會看到那些在生活邊緣掙扎的人。很多都是好人，只是捲入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通常都是身不由己，」Mike說，「這個女人可能是受傷後開始吃止痛藥，然後就上癮了。上一天的班買一天的毒品。我有個以前一起上學的朋友就是這樣，摔了腿，看了醫生，醫生給他開鴉片止痛藥，就這樣上了癮。戒了幾次，又都是回去。」

對於這場濫藥危機，伊利發展了自己的語言。「我們叫它the struggle。」Mike說，「我們會說，he is going through the struggle，即是說他染上鴉片毒癮了。沒人想提opioid這個字，就繞一圈講。上癮的人，我們叫他們doctor shopper。因為他們之間都會互通消息，討論哪個醫生是會隨便寫單子的。」

「你有看到特朗普在這邊打的廣告嗎？」我問Mike。我在伊利的幾天裡，酒店大堂電視每小時播一次特朗普競選辦買的廣告：因為賀錦麗容許大量非法移民進入美國，芬太尼（Fentanyl）也隨之流入；如果你的社區有毒品問題，記住始作俑者就是賀錦麗。特朗普陣營的廣告也指中國是芬太尼重要生產地，中國供應商通過輸入製造芬太尼的前體化學品（precursor），助長了美國的鴉片藥物危機。



1970 /

「看到。Well，」他呼了一口煙，「毒品是老問題了，你知道嗎？以前是可卡因，現在是鴉片藥品，以前是墨西哥，現在是中國。但人無緣無故不會想吸毒，例如你，就算有毒品放在你面前，你都不會想說不試白不試，why not，是嗎？因為你有受教育、有工作、有家人，你做事情會想想後果。」

「但伊利的問題是，很多人沒有這個指望。另一邊沒一份好工作在等著你，人就不會想計劃未來了。所以很多人戒了一陣子，又再回去吸毒。所以，這些不斷的finger-pointing都沒用，我覺得沒用。這裡的人需要希望，一些實質的東西。好的工作，好的學校，好的醫院。你說都是墨西哥的錯，是中國的錯，我說這都是Bullshit」。

我問Mike：「你今年要投票嗎？」

「有空就去投，今年也許給那個女的一個機會。但老實說，都差不多。民主黨的資源都投給大城市了，匹茲堡就發展得很好，他們以前也做鋼材，但現在有大學，有科研，有醫療產業。但伊利還是甚麼都沒有。他們可能覺得我們沒救了吧？看著這些就覺得，我投不投也都差不多了。」Mike說。

「我能理解你為甚麼這麼想，」我說，「特朗普老是說『drill baby drill』，但現在賀錦麗也不反對fracking了。」

「對於水力壓裂我也很矛盾。這裡有些人也南下抽頁岩氣去了，我有些朋友去了Canonsburg和Waynesburg。他們家人還在這裡，所以他們兩邊來回，去了那邊就住拖車裡，工作很辛苦，時間長，環境又危險，但薪水跟伊利的沒得比。有些人幹了一陣覺得太辛苦又回來了。不過回來也沒待得久，家裡人要吃飯，生活逼你去哪你就得去哪。」Mike說。

「不過，對我來說壓裂的最大問題，在於污染了伊利湖。伊利唯一的生機，就在湖邊。你不要看現在湖邊這樣子，夏天的時候，有嘉年華會的時候，那邊還是很熱鬧的。我老了還想在這邊釣釣魚。如果伊利湖被污染了，那伊利才是真正的甚麼都沒有了。」



10月30日：賓州州立大學，賓州中部

（人口：40779；2016：希拉里；2020：拜登）

「如果賀錦麗輸了，我覺得美國真的要完了。」

從伊利駕車到State College，沿路經過的平原叫阿勒格尼（Allegheny），是阿帕拉契山區（Appalachian Mountains）的一部分。阿帕拉契山區就是J.D 凡斯的「幻想故鄉」（他真正的故鄉是一個俄亥俄州的鏽帶城市）。而和其他阿帕拉契山區地帶一樣，這一帶是Trump Country，特朗普的腹地。如果這一帶的牛、羊和馬有票，應該都是要投給共和黨的。

但State College自然是例外，因為這裡有賓州州立大學，美國的公立長春藤之一。在這裡，我找到住在中西部大學城多年的我習以為常的一切：咖啡店、書店、珍珠奶茶店、13.99美金起加菜另計的四川麻辣燙、連bouncer看起來也不過21歲的酒吧、穿白襪但配拖鞋的大學生們、大學球隊形似動物的有點醜的吉祥物。還有那些在小城書店駐足半天，戴著圓形眼鏡，有一頭半白鬚髮，看起來是某個人文社科學系的進步派猶太裔教授的中年人。要猜的話，你會猜他們全都已經提早投票，投的當然是賀錦麗。

但這個大學城也有異數。來自賓州中部Huntingdon的Cara說起她的政治取向的時候，我想起我以往偶爾會遇到的那一種學生：他們來自鄉郊，在農場出生成長，沒有像許多同輩一樣自然地倒向自由派，是大學城裡的獨角獸。這些學生會在我講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時候，跟旁邊（一定會坐在一起的）保守派同學偷偷交換眼神。我總是想像他們在說：「她是老師，她愛怎麼說怎麼說，為了成績忍一下」。

Cara主修商科，但美國的博雅教育傳統，讓她不能在資產負債表中埋首過完大學四年。去年她選修的一門美國政治課，讓她深深感受到自己在校園裡是孤獨的。「那堂導修課，我們在討論氣候變化政策。明明講再生能源講得好好的，不知誰開始罵起特朗普來，突然間，整個教室，所有人都在批評特朗普。各種難聽的話都出來了。他們說Trump「反科學」，「反智」（anti-intelligence），有人甚至說『Trump and the morons who love him』（特朗普和愛他的白癡們）會令美國倒退100年。那就是在說我和我的家人。」

「我很想說甚麼，但怕被群起攻擊，所以我想等助教停止這場侮辱民選總統兼跟教育無關的討論。但他不止沒有停止，還不時點頭讚許其他人對Trump的侮辱。」她愈說愈激動。



「你生氣的原因是，你認同特朗普的氣候政策，認為他退出巴黎協定，或者支持繼續鑽井和發展石油工業，都是正確的方向嗎？」我問Cara。

「首先，他不是反科學，氣候變化本來就是有爭議的，科學本身就不斷推翻自己的過程，巴士德提出微生物會引致疾病，哥白尼提出日心說的時候，也沒人相信他們，最後不是證明了他們都是對的？而且我覺得所有人都把特朗普的話看得很literal（只看字面上的意思）。他不是反對氣候科學，他只是將經濟利益放在同一個天秤上，做出更平衡不會向其中一方一面倒的取態而已。繼續鑽井和發展石油工業並不是因為他反科學，是因為他關心這些行業的工人的利益。」她像在發表一場演練多時的演說。

Cara現在已經不是去年的那個不敢在導修課發言的女生。她加入了College Republicans（賓州州立大學共和黨），在賓州中部這片自由派飛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。「現在有很多保守派的組織可以加入，Young Americans Foundation、Turning Point在這裡都有分會。其實我們並不是少數。」

相比之下，Emily在大學裡就如魚得水。我見到她的時候，這位19歲的少女正在大學主樓Old Main附近派發單張。單張上寫著：「賀錦麗將捍衛安全、合法的墮胎權：今年3月，她成為了史上第一位探訪墮胎診所的總統或副總統」。

我跟她說起我和Cara的對話，她說：「I know where she’s coming from。雖然有點困難，但我覺得不同政見的人是可以學習不帶惡意地對話的。不過，我會說因為這是個自由派的城市，所以很多人才覺得很安全，例如作為拉丁裔的我，其他少數族裔，或者LGBTQ的朋友，或者猶太裔或巴勒斯坦裔的學生，他們都不用太擔心被排擠。但另一邊的人會令很多人覺得很不安全，會在那邊覺得安全的都是白人。」

「但你認為，在例如墮胎權這種議題上面，你和那位保守派的同學能找到共通點嗎？」我問。

「我不覺得這種議題應該分黨派，其實絕大部分的美國人都不認同推翻Roe v Wade，這是特朗普最不受歡迎的立場，你有看前幾天《紐時》的報道嗎？他現在都不敢再提墮胎權問題了。如果她不是那些宗教狂熱的人，只是個一般來自賓州鄉郊的保守派，我認為她早晚會明白，保守派推動很多議程時，首先拿來開刀的都是女性。」

Emily續說：「我的祖父母是從墨西哥移民來費城的，我已經是第三代，但我很清楚許多拉丁裔女性因為語言障礙、教育和經濟水平等問題，在還有Roe的時代已經沒能獲得最基本的醫療保障。所

以，Kamala對於墮胎和生育權利的捍衛我是很欣賞的。今屆只要女性投票率夠高，特朗普就會輸，因為這個是全體女性的議題，不是民主黨議題。」

「但賓州的民調還是很接近。如果賀錦麗真的輸了，你會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首先，我們很有信心不會輸！」Emily瞪大眼睛。「不過，on the off chance，我們真的輸了，那我想美國要完了。」她嘆氣。

「但那就代表還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例如阻止特朗普實行2025計劃。反正不是起來反抗，就準備搬去加拿大吧。」



| 5 5 /

11月1日：艾倫敦，賓州東部

（人口：125000；2016：希拉里；2020：拜登）

🗣️ 「很多人覺得，你們只是紙上的美國公民，實際上就是一個中美海島。」

就算你不知道艾倫敦（Allentown）是個拉丁裔佔多數的城市，你的耳朵也會告訴你：在市中心往附近任何一個方向走，不論是路過的車、餐廳還是隨便一個在街頭的少年，都在播音器上大聲放著拉丁音樂。在這些街區，還有貼在門窗上的西語標語：Latinos con Kamala（拉丁裔支持賀錦麗）。

根據2020年的人口普查，位於利哈伊（Lehigh）郡的艾倫敦有約5成半人口是拉丁裔，當中又有一半，即約3萬3千人是波多黎各人。今屆選舉，拉丁裔選民投票意向出現明顯重整：根據民調，特朗普在這個群體的支持度達到4成，是共和黨史上最高。但選前8天，特朗普在紐約Madison Square Garden的一場造勢大會，卻可能改變這個趨勢；在會上，一位受邀前來的脫口秀演員所講了一則「笑話」：他說外面有一座「漂浮的垃圾島（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）——就叫做波多黎各」。他還開極度齷齪的玩笑說，拉丁裔生很多孩子，因為他們喜歡「come inside」。

紐約的造勢大會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得罪波多黎各人。2017年颶風瑪莉亞吹襲北太西洋，波多黎各有數千人死亡，數十萬人家園被毀，斷糧斷電；這場颶風被視為波多黎各近年最嚴重災難。但特朗普去視察災情的時候，不止態度敷衍，說波多黎各「很髒」，多家媒體還報道他無故拖延給波多黎各的200億美元救援款項。



在艾倫敦超過40年的Luis記得很清楚：「我的祖父母住在Ponce（波多黎各南岸大城），他們在災後停電超過6個月，沒有燈火，沒有冰箱，沒法保鮮食物，我們在這裡寄電池給他們，但運費又貴，送貨又慢，通關又花時間。我叔叔的家的屋頂沒了，因為補給品來得太慢，他們補不了屋頂，每次下雨就打著傘坐在家裡。」

「所以聽到特朗普說，因為波多黎各很多貪污舞弊，所以要延遲放款，我就心想，這個混蛋！」Luis一邊說，一邊也沒忘了收錢。我在他在艾倫敦市中心的美食車點了一份empanadas，長得很像炸餃子的炸捲餅，裡面放了雞肉和芝士，是波多黎各有名的小吃。「我本身已經不喜歡他，但那次之後我就覺得，這個人就是個absolute dick。」

「但你有認識MAGA的波多黎各人嗎？」我問。

「當然有。波多黎各人有很多在美國本土混得很好，雖然在艾倫敦或費城沒那麼多。要找有錢又愛特朗普的波多黎各人，你要去佛羅里達，去奧蘭多、Tampa那種地方。我有個表親在基西米（Kissimmee；在佛州奧蘭多南面不遠的小城市）那邊做針對移民的地產生意，從個體戶開成小公司風生水起之後，就開始vote his pocketbook（為照顧自己的帳簿而投票）了。他覺得特朗普承諾一上來就減稅，減稅肯定對從商的人好。就算窮的波多黎各人也會因為討厭移民而支持特朗普，他們怕更多人進來搶工作，怕賀錦麗搞不定經濟。」

沒等我插話，他自己接下去了：「不過，特朗普在紐約的那個造勢大會，我覺得蠢極了，真的把這裡的波多黎各人得罪光了。以前我沒有特別說自己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，也沒有很熱衷於政治，就是投過奧巴馬，之後我都沒有再投票，尤其2016，兩個候選人我都很不喜歡，就更加不想投票。但今年，因為特朗普講了這番話，我下周二會去票站支持賀錦麗。」

「我覺得她應該感謝特朗普，送了這麼一份大禮給她。」Luis邊說邊處理另一個顧客的下單。

當中學老師的Anita也是波多黎各人，我在11月3日遇到她的時候，她正忙著給民主黨當義工，在市區的PPL中心附近準備賀錦麗第二天的到來。11月4日，作為這次大選最後一輪的GOTV（get out the vote），賀錦麗會再來艾倫敦催票；民主黨明顯覺得賓州選情隨時會因這裡的波多黎各人扭轉。



PPL 11 4

Anita跟Luis一樣，認為紐約的造勢大會，將會是給特朗普面上的一記直拳。「這裡的人都認為，在造勢大會是不可能未經審核的演講詞，所以他的爛笑話都是被特朗普的競選辦核准過的。他們是為甚麼會覺得這種笑話好笑？正如你不會說，你看佛羅里達州就像是個垃圾州，或者加州是個垃圾州，為甚麼就能說波多黎各是個垃圾島？波多黎各明明是美國一部分，我們是美國公民。」

「波多黎各人是不是都有這個感受？覺得自己要常常提醒別人，其實自己也是美國公民。」我問。

「完全是。正如很多人都會問我，你是美國公民嗎？你是走哪條路成為公民的呀？你拿的是甚麼簽證呀？然後我就會說，我是在賓州費城出生的波多黎各人，波多黎各人本身就是美國公民。」

Anita說，「而且，住在島上的波多黎各人沒投票權，就算是在美國軍隊服役的波多黎各人，只要還是島上住民，就不能投票。很多人覺得，你們只是紙上的美國公民，實際上就是一個中美海島。」

「而特朗普造勢大會的笑話，之所以在我們這個社區爆發開來，是因為他再一次證明了，波多黎各人在他眼中是多麼不重要。」她在PPL中心門外跟我說，手中還捧著一大疊Harris-Walz的標語。在PPL中心附近的路已經插滿賀錦麗的標語牌，她還趕著要去再多插一些。



11月4日：搖擺州報道的尾聲，紐約市

（人口：8258035；2016：希拉里；2020：拜登）

著名政治顧問James Carville說過一句話：「賓州就是匹茲堡和費城，中間隔了一個阿拉巴馬。」我在過去一星期穿越了這個阿拉巴馬。如果只看有賓大、華埠和76人的費城，你不會覺得賓州是個戰場州，但它中心那片廣闊的「槍支與宗教之地」，卻令賓州注定是一個在過去與將來之間，被不斷拉扯的地方。

在大選前夕，我從賓州經新澤西州到達紐約市，給租車公司退還開了三星期的SUV；反正單是塞在Jersey City到曼克頓之間的車龍，就讓我不太想繼續開車了。在紐約，開車是個選擇，但在絕大部分地方，你只有開著車，才會見到那個看不見但確實存在著的美國。那裡有另一種生活方式：在全世界唯一的一個超級大國，還是有很多人的生存狀態，取決於頭頂上的天空，腳下的泥土，無邊的田野，還有那條穿過田野，隨季節變遷的溪流。在我們談論AI時，他們關心的是飼料價格和農場的傳染病。

到了紐約，同事傳來一個meme：賀錦麗和特朗普看著美國國旗，單手按心口唸著：我宣誓效忠The United（Swing）States of America。生活在賓州的「T」地帶，還有威斯康辛和密西根州鄉郊和鏽帶的那些人們，因為2016年的「倒戈」，得以每四年成為新聞焦點一次。正如Mike對我說的，這會兒來伊利的記者，可能是伊利之前三年接待的記者的總和。

我就是這樣的一個記者。在威州六年的生活經驗也許讓我知道這群人，但我從來沒有這樣聆聽過他們的想法，因為我活在一個自由派的，學術的泡泡裡。我以為鏽帶想要工作，即便那是最骯髒危險的水力壓裂工作；但Mike說，他想要的是不受污染，能讓他安靜養老的伊利湖。

在賓州匹茲堡出生的散文作家Annie Dillard說過，「賓州都是古老的山丘和堅硬的土地，這裡的人們是土地的一部分，他們的根深深扎在這裡。這是一片把裡頭的人們和所有的過去，都緊抓不放的土地。」

11月5日，這片古老而偏執的土地的集體意志，將會決定美國的命運。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